



冬

孙 颀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冬

孙 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疯狂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严重时刻，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四人帮”展开了各种方式的斗争，表现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郭凯，正是这千百万青年中的一个。作品描写了他被女朋友出卖后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种种折磨和损伤，展现了他在这严冬季节里继续战斗的大无畏精神，也显示出他对春天即将到来的坚定信念。

封面设计：李鸿远

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0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3}{4}$

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10019·2790

定价0.35元

第一章

走出县委大院时，暮色正淡淡地从天空飘落下来。街灯还没亮，街上的一切，显得模糊，象罩着薄雾。大街笔直地向南伸去。街的尽头，一边是新造的五层楼，一边是深棕色的古塔，耀眼的晚霞，在古塔和大楼间飘荡。

郭凯看看表，刚过五点，要是乘长途汽车往回赶，到中转站时，已赶不上去农场的末班车。只好在县城过一夜。

照理说，现在正是令人心花怒放的时刻——在县委转好了关系，过几天就要回到繁华的市区，去做大学生。可是，不知为什么，郭凯心里连一点兴奋的影子也没有，只有迷惘、烦闷、忐忑不安……

冷冷的秋风正从城外无边无际的田野上吹来，翻卷着街上的泥沙、灰尘……

郭凯不急于到招待所去，要是不碰到熟人，那设在旧式大院里的招待所，只会使人更加气闷。郭凯决定在街上走走，以后，恐怕难得再有机会到这儿来。毕竟有点恋恋不舍的感情。一九六八年秋天到农场，现在是一九七五年秋天，整整七个年头，而且是一生中最可贵、最有朝气的七个年头！

这座小小的县城，黄昏时的喧闹，一点也不亚于白天。街上尽是匆匆忙忙走动的人。人们从工厂、机关、学校里出来，急于赶回家去，女同志们手里拿着尼龙丝袋，准备顺便在晚菜摊前采购点东西。只有年青人有兴致，三三两两慢腾腾地走着，嘻嘻哈哈挑起了什么有趣的话题。

郭凯知道，这不过是寂静前短暂的喧闹。再过一两个小时，街上就空荡荡起来，除了城中心的饭店，到处都是冷冷清清。这儿的人和都市居民的习惯不同；晚上一般不外出，没事情就早点睡觉。天天如此。生活的河流单调地向前流淌。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从来没有逛马路的习惯，今天也无非借此消磨点时间。在街上这么多陌生人中间，他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心中的迷罔和烦闷，却象暮色一样，越来越浓。

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转角上，有家日用杂货铺。管杂货铺的老头，正靠在大木箱上吃晚饭。没有顾客来买东西。郭凯奇怪，老头儿为什么还不关门？

反正没事，郭凯停住脚步，站在矮矮的屋檐下，浏览铺子里的坛坛罐罐。这是一家相当老式的铺子，活象郭凯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那种老杂货店。里侧是三叠大水缸，右面是扫帚、拖把、木桶之类，左面是一排木架，木架上陈列着磁碗、陶器。

郭凯忽然蹲下身，从木架的底层拿起一只陶器。这是一个胖胖的泥娃娃，大大的脑袋，鼓鼓的肚子，两只眼睛眯

眯笑着，笑得咧开了嘴唇，露出没有牙齿的嘴巴，嘴巴是扁扁的黑黝黝的洞。这是中国传统形式的储蓄罐，嘴巴就是投币口，钱存进去后，若想取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敲碎储蓄罐。现在，城市的玩具商店里，有的是各式各样新型的小储蓄箱、小储蓄筒，比这泥罐漂亮的多，但在设计上有一个致命伤，就是把存进去的钱取出来太方便，拨几个号码，就可打开小门，不象泥罐，要取钱非得“破釜沉舟”，摔一下不可。天真的孩子们才不肯轻易摔碎自己心爱的泥娃娃呢。

看到在城市里近于绝迹的泥罐，郭凯的心急促地轻轻跳了一下。泥娃娃咧开嘴甜甜地向郭凯笑着，好些往事从暮色里模模糊糊地向郭凯走来……

郭凯抬起头，发现管杂货铺的老头，已停止往嘴里塞饭，眯起浑浊的眼睛，奇怪地打量着他。或许还有点儿警惕吧，见郭凯老蹲在那儿，怕他悄悄地拿走什么东西。

郭凯站起身，瞧瞧标价，到老头那儿付了钱，把泥娃娃放进书包，走出了杂货铺。

天暗了。远处，大街尽头，高楼和古塔间耀眼的晚霞不见了，只剩下一片深灰色的沉重的云块。晚风徐徐地吹过，使人感到了凉意。

郭凯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买下这泥罐，真是异想天开，难道买这个去留作纪念？要说纪念的话，这只泥娃娃倒是可以唤起他一点难忘的回忆，尽管是那么遥远的细小的事情，此刻，深深震动了郭凯沉闷的心房。

郭凯从小就羡慕姐姐，因为比他大三岁的姐姐有一只好玩的泥储蓄罐，是一尊大肚和尚像，那和尚挺着肥大的肚子，慈祥、善良地望着所有喜欢他的人。大人们告诉郭凯，这和尚叫“笑弥陀”。可是，姐姐从来不准郭凯碰碰那泥罐，连郭凯想摇摇罐子、把耳朵贴上去听听里面硬币叮叮当当的声音都不可以。姐姐怕郭凯摔坏罐子。那是姐姐八岁生日时，外婆从乡下给姐姐捎来的礼物，要姐姐从小养成节约的好习惯。姐姐从来不乱花大人给她的零用钱，不买女孩子们最喜欢的橡皮筋，也不买话梅、盐金枣之类的零食，有了硬币就往里面投。于是，“笑弥陀”的肚子一点点填满了，摇摇它，好沉啊！

一九六八年秋天，十八岁的郭凯，象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一样，浑身热腾腾地烧起了火，血液沸腾了，心跳到了喉咙口，一张嘴，蹦出来的都是铮铮响的话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郭凯如愿以偿，被批准第一批到农场去。

家里人，没有拖他后腿。爸爸，一个老工人、老标兵、工厂的工会主席，因为“顽固地跟着走资派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上历史上查不清也说不清的什么“严重问题”，正在受无休无止的审查，工资停发了，只有生活费，家里的经济变得十分困难。妈妈，贤惠的妈妈，知道儿子是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想方设法挤出点钱，又借了一笔“上山下乡费”，勉强给儿子凑好了行装。才二十出头的姐姐，也在为弟弟的事操心。她听说农场那儿风大寒冷，可弟弟没有大

衣，怎么吃得消？姐姐知道妈妈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愿再让妈妈烦心。夜里，她捧着陪伴自己长大的泥娃娃，端详着，久久地端详了一会儿，最后咬咬牙，“啪”地敲碎了沉甸甸的泥罐。郭凯被这声音惊醒了，从被窝里钻出身，见姐姐正趴在桌上，把亮闪闪的硬币，按五分、两分、一分分开，一叠叠地摆好。姐姐的脸色温柔而平静，眼睛里闪出亮晶晶的光采。郭凯瞧瞧地下，摔碎的泥罐东一块、西一块地滚在桌腿边。郭凯惊异地问：“姐姐，你为什么……”姐姐朝弟弟亲热地看了一眼，“你别管，睡吧。”第二天，姐姐就用这些硬币扯回布，买回棉絮，给弟弟缝了件厚实的棉大衣。郭凯捧着姐姐递过来的新大衣时，心里一热，眼睛潮了。姐姐在他耳边轻声说：“小凯，姐姐支持你，去好好干吧！”……

此时此刻，站在县城街头的暮色里，想起七年前的这些事，郭凯的心中是说不出的杂乱。

这些年，各种各样艰苦的磨炼，他满以为把自己锤炼得满坚强了。是的，他乐观，爱迎着困难坦然地向前走。他从不退缩，不叫苦，不唉声叹气，对于青年中那些无病呻吟的人也一向看不惯。不知为什么，近来他的心情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易激动，易发怒，也容易闷闷不乐，多愁善感。生活，仿佛把郭凯抛到了迷雾之中。不知道向前怎么走，心里怎么踏实呢？就象站在县城的十字街头……

总还是要向前走！

不久前，郭凯下决心离开农场。出乎很多人意料，他向党委要求，推荐他上大学。现在，愿望实现了，走的前夕，他

却又迷罔起来：这个决定对吗？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将有什么样的后果等待着他呢？

但是，暂时还不能把自己心里的真正想法对别人说——除了一个人例外。刚才，郭凯看到泥娃娃，想到自己的家，想到爸爸、妈妈，想到结婚才几年的姐姐，心中不免有异样的颤动。

他摸了摸书包里的泥娃娃，向县招待所走去。姐姐已生了一个儿子，才两岁，胖胖的，可爱极了。当舅舅的，现在把储蓄罐子送给他，未免还嫌早些，只好先留在自己身边吧。

郭凯随便吃了点东西，倒些热水洗洗脸，就觉得没什么事可干了。县招待所今天特别清静，郭凯这间屋子，暂时只有他一个人。高高的三角屋顶，两根粗横梁架在半空，墙多年未刷，显得灰暗。听说，解放前这儿是一个大地主的庭院，解放后改为招待所。这几年县里又兴建了新式的大型招待所，这个老招待所快寿终正寝了。

郭凯在屋里寂寞地走了几步。小小的天窗外，深蓝色的天幕上，已缀上了银色的月盘。月光是那样纯洁，清亮地照在身上，使郭凯多少有点舒畅起来。他从书包里取出泥娃娃，放到床头搁板上，瞧了一会，忍不住笑起来，为自己变得多情善感而好笑。他所热爱的牛虻的气质到哪里去了呢？

郭凯脱掉衣服，钻进帐子，关熄了吊灯。月色显得更加

浓，投在这间旧屋的泥地上。郭凯毫无睡意，他把双手枕在头下，静静地思考着什么。这是几个月来养成的习惯。夜深人静，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把各种各样令人烦恼的问题理一理，苦苦探究一番，把思想的乱麻，一根根地抽出来，有时，一根抽断了，想不下去，就换个方向，再抽一根。

这会儿，因为即将离开农场而引起的烦闷渐渐平息下去，郭凯的思想向熟悉的都市奔去。中学时代的女友刘小枫秀丽的脸庞在他眼前晃动了一下。这些年，郭凯始终忘不了她，但又谨慎地不愿过早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几乎很少有机会见到她。但刘小枫的姐姐刘小宁和郭凯在一个农场一个连队，通过这个中转站，他们才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现在，郭凯回到市区读书，创造了可以经常见到刘小枫的条件。一股暖和的温情从心底升上来，这是一种被压抑了多年的感情。过去，郭凯也曾多次怀着浓郁的柔情思念刘小枫，现在，他才看到了一种现实……

郭凯却轻轻叹了口气，把这种想法勉强压下去。他要求回沪读大学，并不是为了这个，而且这个想法与他的目标很可能是矛盾的，他强烈渴望的，是到生活漩涡的中心去。他并不看轻农场的事业，但是，在眼前这样令人心乱如麻的岁月里，他必须靠近风暴，他已经闷得受不了了，要去呐喊几声，去干几件事情！郭凯的眼前，刘小枫的影子消失了，出现的是一个严肃而冷静的小伙子的脸。在这动荡的年代，有一个真正可以推心置腹的战友，是幸福的，而郭凯已经找到了一个。说来也奇怪，魏楠还是他小学时代的同学，

多年没有见面。前些日子，郭凯因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在路上偶然遇到魏楠，才知道他当过几年兵，现在复员到工厂当工人。老同学见面，自然亲热，而且他们立刻发现，眼下尽管流行说官话不说心里话，但在少年时代开始的真挚的友谊里，他们丝毫也不必互相警戒，他们在各种思想、政治观点上，竟是那样一致！那段时间，郭凯老爱到魏楠家去坐坐，谈到深夜。郭凯喜欢魏楠思路的冷静和清晰，那大概是魏楠的爸爸——一个外科医生，把自己的气质传给了儿子。魏楠则佩服郭凯的成熟和深沉。象铁和吸铁石，他们互相吸引着。郭凯的姐姐，有一次开玩笑说，郭凯大概是找到了爱人，天天晚上出去。郭凯一笑了之，这个“爱人”是男的。

想到回沪后，又能经常和魏楠一起密谈、讨论一些违禁的问题，并且可以开始他们共同渴望的战斗，郭凯的心禁不住剧烈地跳动起来……

十一点多，郭凯迷迷糊糊地刚要睡着，门突然“吱呀”一声推开了，有人蹑手蹑脚走进来，在郭凯脚跟后的一张床上摸索着帐子。看样子是一位新来的旅客。这人心眼挺好，怕吵醒郭凯，没开灯，用手轻轻轰赶着帐子里的蚊子。

郭凯翻个身，咕噜了一句：“你开灯吧，我还没睡着！”

“噢，对不起，吵你了！”来客抱歉地说了一声，拉亮了电灯。接着，抓起一把芭蕉扇，使劲地驱赶那些嗡嗡叫的可恶的小生灵。

“叭达——叭达——叭！”这人赶蚊子象煽炉子一样，用

得好大力气，象是个脾气挺爽的人。

“叭达——叭达——叭！”这声音把郭凯从迷迷糊糊中催醒了，他愣愣地一听，支起身子，透过帐纱朝外看，灯光下，晃动着一个壮实的中年人的身影。郭凯兴奋地撩开帐子，喊道：“哎，老顾！你怎么也来了？”

来人是农场党委书记老顾。郭凯曾经当过他的秘书，和他住过一个屋子，听惯了这大咧咧的撵赶蚊子的声音。

老顾看到郭凯，也高兴得很：“嗨，这么巧！我刚才在县里开了个紧急会议。你的手续都办好了？”

“嗯，本来想，明天回到场部，找你告别。”

“我也想在您走之前抽时间和您谈谈。这倒是个机会。熄了灯我们‘瞎讲’，哈哈！”

老顾爽朗地笑着。这是农场里最被郭凯尊重的一位老干部，也是郭凯的入党介绍人。

灯关掉了。老顾点起一支烟，靠在枕头上坐着。郭凯透过两层帐纱望去，一点红红的小火光，一亮一暗，照出了老顾那张忠厚的多皱纹的脸。老顾不过四十几岁，看上去显老，足有五十开外，农场艰苦啊，这些年又常受窝囊气，但老顾一直没消沉，这使郭凯从心里感到佩服。

“小郭，要走了，怎么样，对我这个老头子提提意见。”

“你要当心点身体，那个胃炎炎……”

“好吧，不谈这个！”老顾在帐子里卡掉了烟头，大概是怕不小心烧了帐子。

一片黑暗，静寂的黑暗，罩住了屋子。

“小郭，说心里话，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去上大学。不过……”老顾充满感情地说着。“想和你谈谈思想，你近来和过去不大一样，情绪波动很厉害，没有过去那样乐观，你在想些什么？”

郭凯沉默着。他信任这个老干部，但又不能把所有的心里话向老顾说，对方毕竟是一个党委书记啊！

老顾继续说：“我这个老头子么，对你的事情也关心得太少一点。有人对我说，你们连队三个青年干部，也就是说你、吕耀中和刘小宁三个人在，……嗨，闹什么三角恋爱，所以你急着想离开农场上大学……”

“啊！”郭凯吃惊地叫起来，“没有的事！谁吃饱了饭没事干，胡说八道！”

说实在的，郭凯从来没想到这一层上去。他和刘小宁很接近，除了因为工作上配合得很好，而且因为刘小宁是刘小枫的姐姐。连长吕耀中对刘小宁倒似乎有好感，但刘小宁并不怎么喜欢他。什么闹三角恋爱？哪个人这么爱风言风语！郭凯心里好不懊恼，真讨厌！

老顾笑了，“你不要急，真没这事？”

“没有！”

“其实，我看刘小宁对你确实有点……”

“不，不可能！”郭凯又急了，赶紧打断老顾的话。他真没想到会把他和刘小宁扯到一块去。

“为什么不可能？”老顾感兴趣地问。

“因为……”郭凯语塞了。他还从来没把自己对刘小枫

的感情向谁透露过，难怪连老顾也误解了。

老顾见郭凯发窘，爽快地笑着说：“好吧，不谈这个。你年龄不小了，可以考虑考虑，只是不必搞得太神秘！”

郭凯沉默了一会儿。在这个父辈般的党委书记面前，在这个心胸透亮而宽阔的老干部面前，郭凯不愿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包得严严实实。

郭凯突然冲动地说：“老顾，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应该向你交心。最近，我的思想确实充满矛盾。我很苦恼，我是党支部书记，在连队开群众大会时，我常常不得不讲违心话，我就只好不说话，少说话！”

老顾慢慢地嗯了一声，“你说说看！”

郭凯从被窝里翻身坐起。老顾隔着帐子还是感到了他的激动，说：“躺下去讲吧，当心受凉。”

郭凯重新躺好，两眼睁得大大的，在黑暗中望着白色的帐顶，“老顾，说出来，你恐怕会批评我，我对自己曾经深深信仰过的东西发生了怀疑……”

这句话使老顾有点吃惊，他下意识地咳嗽了一声，声音变得异样，“噢，你怀疑什么？”

郭凯痛苦地说：“我经常在想这几年我们青年人所走过的路，想着我们国家的种种变化，一九六六年，我们曾经那样狂热地革命，以后，我们上山下乡了，又决心把自己从一个爱狂热的学生培养成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是那样虔诚地革命，有意象苦行僧般磨炼自己，但是，六、七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突然发生疑问了，徬徨起来。其实，又何止我一

个人是这样！”郭凯憋在心里的话，突然象喷泉一样涌了出来。

老顾静静地听着。刚才的吃惊已变成了平静的深思。

郭凯的声音更响一点：“老顾，我痛苦的是，我们虔诚的热情被有些人愚弄了。在围垦荒滩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冒着零下严寒，赤脚踩在稀烂的泥浆里，喊着号子拚命地挑担，因为我们对革命充满美好的理想。但是，走了几步，回过头一看，那些穿得漂漂亮亮的新贵们，就是那些拚命对我们喊‘革命！革命！’的人却在乱搞一气。四届人大一开，大家感到有希望了，现在又被有些人弄得颠三倒四。什么追查政治谣言！群众是借‘谣言’说点心里话！老顾！想想心寒啊！”

老顾平静地问：“所以你想不再在农场吃苦，要去上大学？”

“不！”郭凯觉得老顾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心里很委屈，但他又不能做进一步的解释，他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已经讲得太多了，决定刹车，只淡淡地说道：“老顾，我会对得起自己共产党员的良心的！”

老顾了解这个青年人，相信他不会“看破红尘”。老顾知道郭凯还没把全部心里话讲出来，其实，老顾自己的心里，不也有着复杂而难以说清的想法吗。但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有责任提醒这个年轻人注意一些问题。

老顾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着浓密的胡碴，想了想说道：“小郭，我不反对你多思考些问题，我只要你

记住一点。前几年，我一直关在‘牛棚’里，有时，白天牵我们出去干活，回来，连口干净的水都不让喝，实在让人受不了。组织组的大老杨，和我在一起‘劳改’。有一天，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讲，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革命了这么多年，弄到这种地步。我当时回答他，我也想不通，对很多东西也怀疑，但我决不怀疑革命事业本身，决不怀疑我们的党！”

老顾的声音突然停了，屋里重新归于寂静。郭凯躺在被窝里，透过帐纱，望着天窗外面的皓月，轻声说：“老顾，我懂了，你放心！”

两个人都被这番谈话弄得十分兴奋，一点睡意也没有。

晚风在屋外呼呼地吹着，窗前的树枝刷刷地响，秋蝉“嚒嚒”响亮地鸣叫着，远远近近，此落彼起。夜，静静的夜，生活却是这样不平静。

郭凯突然问：“老顾，假如有一天人家说我是反革命，你相信不相信？”

老顾一愣，警觉地问：“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

“没什么。”郭凯含糊地回答，“老顾，你放心，我不会干蠢事情的。”

老顾镇静地说：“我会自己思考问题。不是人家说什么我就相信。我懂得怎样去分析一个人！”

“老顾！”郭凯感激而深情地低唤了一声……

第二章

雷福手里甩着一只空空的拎包，气鼓鼓地跳过宽宽的渠道，在机耕路上把脚步踩得啪啪直响。清晨的田野上，铺着薄薄的银霜。收割后的稻田，刚被拖拉机翻过一遍，深褐色的土块波浪般地一层一层向远方推进。

空气非常清新。碧蓝碧蓝的秋空，那样深远宁静。只有雷福的心里，象吊桶般七上八下，不自在，不快活。这个矮墩墩的、腰和肩膀一样粗的生产副连长，脸膛黑黝黝，看上去一副凶相。今天天没亮，他就起床了，为的是赶早集，买点好吃的，准备个小小的酒席。党支部书记郭凯要读大学去了，不热热闹闹地送送他，雷福心里怪难过的。真是天晓得！今天集上什么好东西也买不到。据说是因为三秋大忙还没结束，农民顾不上来赶集。

真讨厌！一点也不帮雷福的忙。

郭凯走，别人可以无所谓，雷福却象失魂落魄似地偷偷难过了好几天。别看他一副粗野的凶相，心里倒是直筒筒的，人家对他的好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雷福，一个全场出名的“坏蛋”，哪次打架闹事没有他的份？要不是郭凯软硬兼施，管教了他两年，早进公安局了。别的不讲，就说去